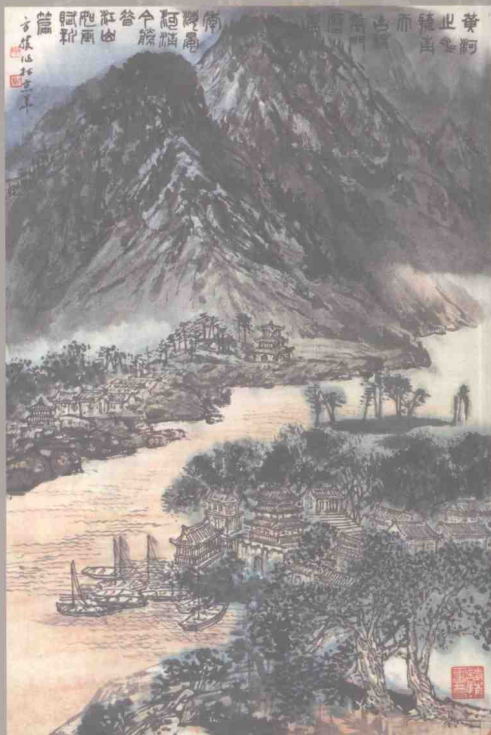


方肇書畫篆刻選集

黃素芳序



J222.7
352

方勝書畫篆刻選集

方勝自署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胜书画篆刻选集 / 方胜作. —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1

ISBN7-80099-592-5

I.方... II.方... III.艺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2170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3号院12号楼 100036]

电话: (010) 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b@sina.com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10

字数: 10千 印数: 1—3000册

ISBN7-80099-592-5/J · 104 定价: 158.00元

艺术简介

方胜，字敬吉，国家一级美术师，斋号砚印楼、梅洁书屋。一九四一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山西五台。一九八五年结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九八八年应邀赴日本讲学，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并出版作品集；一九八九年故乡山西忻州举办个展；一九九四年赴东京参加国际兰亭书展；一九九七年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国画联展。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书画篆刻展览中获奖，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好评。多种作品累为国内外报刊选登，被多家博物馆、纪念馆及外国友人收藏并刻入十几家碑林。字以篆隶见长，浑厚遒劲，悟得张迁之神韵，融吴昌硕、张寒杉之兴趣，刚毅质朴，苍劲古拙。篆刻得秦汉古玺印之朴拙，悟长安瓦当汉砖之奥妙，俨然天成，风格独具。国画山水花鸟人物皆能，有扎实的传统功力，画路宽范，意态万千，色彩明快，意境清新。艺术论文选入国际书学理论研讨会，并刊登于日本《书道研究》杂志。现为中国书协会员、陕西美协会员、陕西书协理事、北京中国三峡画院副院长、同仁书画协会副会长、西安终南印社副社长、陕西老年书画学会顾问、陕西三秦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应聘为陕西师大外国留学生部、陕西老年大学、书画函大特约教授，为陕西几所大学讲授书画篆刻课程。曾应日本中教出版社特邀合编高中书法教材并题写书名，经日本文部省批准已正式使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陕西、西安、威海、江门电视台以及日本NHK电视台作过多次专题报导。艺术简历及作品录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美学家》、《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中国当代书法家名人大辞典》、《世界华人美术年鉴》等多部辞典中。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r.com

序

节气已经是过了白露，再过两个礼拜就是中秋佳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该是换季的时候了，长安城里一千三百年前的捶捣之声自然是听不见了，可是在长安城南蜗居的我却想起了老友方胜来。正在这时，他自京城来了消息，说要出一册自己的书画篆刻作品集，因为今年正是他的花甲之年，嘱我为序。我固辞不获，就勉为其难了。

屈指算来，我们自曩时订交，已逾三十多个春秋。彼时他年方而立，我已年当不惑。时时聚首，促膝谈艺。他年少勤学，转益多师。在一群年轻人中，他是勤奋研习、长进较快的一个。嗣后终南印社成立，我们又同为印社中人。他的治印，一直在走汉印平稳朴茂的路子，不堕于险怪狂野。其实他是很能吸收包融的，懂得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根柢又好。这一是来于性情；一是来于信念。信念，基于对艺术理悟后的美学认识，于美丑有自己坚定不移的见解，故各种流行时风于他的民族性中洞若观火；性情，是虽然常处于艺术冲动的应激状态，然就他艺术性而论，是淡静的，加之书、画、印三者的融通，使

他能比较冷静地看待艺术中的得失。还有不可避免的，就是他个人的经历和师承。

中国先哲谓：「艰难困苦，于汝玉成。」西人也说：「苦难是人生的磨刀石。」方胜就应了这话。他的头发白得比一般人早，身子骨到如今还是瘦削笔直，给人的感觉是他在不停止地劳作，就没有止歇过。因而精神是昂扬的向上的。他原籍山西五台，出生于四川成都，两岁时母亲弃养，九岁时父亲又撒手而去，兄妹六人全赖继母鞠养，其艰辛困顿可想而知。中学一毕业，就进工厂工作。身处颠沛坎坷之中，他却钟情书画，落入佛家说的宿世缘中。在五十年代后期，全国正处于大跃进之中，个人爱好在很多人都让位于一个宏大的目标，可方胜却潜心艺术，矢志不移，锲而不舍，朝于斯，暮于斯。忘情不能自己，再苦再累，不废临池，摹写不辍。他也没生过妄念痴心，即欲以此博得个什么，只是喜爱。也怪，缘分于他独厚，他得以师事张寒杉先生而成为入室弟子，后又从叶访樵先生学花鸟，后经康师尧先生荐举入中央工艺美院深造，

并从江浙一带的名家韩登安、钱君匋、方介堪等习篆。这样就使他的书画治印如花开三朵，竞相芬芳。方胜的成就，在于个人勤奋，这也和他送遇名师，受名家指点是分不开的。

方胜虽然年轻于我，但在我的眼中，他却像杜甫诗中说的‘颇挺出’。我见他涵泳其中，洵洵然，泊泊然，以诚实谦逊的品质为前辈们赏识和称道。那时的前辈们门户之见较少，游艺于其中的青年都有融融之乐。长者煦煦，少者谦谦，绝少嫌隙。青年人也能兼学傍求，兼收并蓄，真是求艺的黄金时代，后来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

一个孜孜不倦力求上进的人，加上好的师承，落果就不一样。对方胜来说，写字作画和刻印就是他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别人在这方面还有其念想，而方胜没有，心无旁骛，写字绘画治印就像水一样，只向前流，即使偶尔有声响有回旋，也是如杨万里说的：‘万水不许一溪弃，惹得溪声日夜喧。’其结局总是‘待得山环水转后，堂堂正正出前村’。所以他的书画印都纯正，没有污渍，没有怪诞邪祟，整个风格是朴素的，甚至有些老实平淡，却也是质直的

无华的高洁的，不像有人费尽心机去哗众取宠。他的作品，一入眼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嫡传，是兀兀穷年的真功夫熬煎淬炼出来的。他基本上秉承了前辈衣钵。在他的艺术中能照见出他师承过的前辈的影子，他的身上和作品风貌其实是荟萃了师道尊严的美德的予遗。而作是他的老友，读他的这些作品，不只是心驰万仞，神游物外，更使我悠然幽思的是想起了青年方胜，想起了我和他昔年厕身于长安书画界前辈中间的日子，那时我也还在壮年，岁月如流，今我已年逾古稀，然而得以看到老友有此作品结集问世，心上也似乎飘来一股春雨的滋润。虽然时序正值仲秋。

曹伯庸 辛巳秋月于西安城南

方勝大無畏齋印存序(稿)

中國雕刻文字印章起自殷周，歷經高人雅士慧心妙手，本六書而與時俱進，出乎字入於史，藝而通乎道，乃吾華特優之心物合一不朽之勝事也。昔賢論治印謂神功侔造化，奇筆外見妙工，規矩方圓巧繁簡得宜，即有法有品，壯夫曷易為哉！吾姪幼失怙恃，繼慈趙以養以教，工餘折枝画地，拾屑戲刻，偶承有道君子示以書画篆刻，可貴遂益專心，繼得良師益友切磋琢磨，及余知其所好，樂而慮其難能，嗣寄石鼓體長聯画梅以襯鈐，自刻章乃異其已達水準矣。

又逾十五載，獲見書畫印各作多件，略進精妙。今春寄來印存五冊，各體皆備，欣見學人專家名宿品題，始信其有成。嗟乎！窮困不能困人，實足益勵其志焉耳。姪方勝余字以敬吉，其恩師張公寒杉書贈大無畏齋。近知曾四登華嶽，將趨五臺故鄉寫生，告可別號清涼山樵乎？喜而治章，將以印諸作品。又告試再自訂進修，三年一度，外師造化，內得心源，逐進三度，或當名世。特書以請愛護其人者，進而教之，吾姪知所勉夫。

庚申春

二伯父松巖文

二伯母丹楓書

吹尽狂沙始到金

——略记方胜和他的艺术 方磊

我曾读到过一则关于方胜的介绍，一开头就说「方胜出身寒门」。我想，这位作者一定对他了解不多，因为我的这位同姓挚友的「出身」不但不寒门，而且是一个堪称显赫，影响不小的书香人家。只是到方胜少年时，家境遇到了意外的特殊困难而已。

方胜祖籍山西五台。伯父方闻（彦光）先生（1901—

1996）历任山西公报馆馆长（管理山西公报、太原日报和山西书局），现代编译社主任，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处，驻京办事处处长（1944年授中将军衔），铨叙部司长，考试院主任秘书，代秘书长，资深国民大会代表，行政院参议，行政院三、五、七组组长，辅仁大学教授，芝加哥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作有《傅青主大传年谱》（徐松龛先生大传年谱）（伯川先生年谱（六卷本））等数百万字，八十年代初期，山西省有关方面曾为之举行过「爱国华侨方闻先生赠书仪式」。父亲方融（季和）先生，曾任西北实业公司稽核核心，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中校秘书。生母徐秋莲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徐向前元帅同宗。方胜三岁时生母辞世，继母赵子范是慈禧当年「驾临」过的山西省平遥县赵举人家的长女，也是懿德风范的大家闺秀。方胜的长兄方强先生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中央政法委副主任，西北政法学院教授、律师，是我国有突出贡献的法学和心理专家，曾任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

事，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西安亚太科技学院院长等职。

不幸的是，方胜三岁丧母，七岁丧姊，十岁丧父，（三人均死于肺结核病），在伯父难以接济的年代，全家六个从四岁到十三岁的子女全靠继母拼命作缝纫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其日子何等艰难，可以想见。这也是为什么方胜刚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车工的原因。自从进西安内燃机厂当了车工，一干就是二十年，工余之时，便开始自学书画刻印。

二

尽管方胜从小就喜欢美术，中小学时就深得美术老师的喜爱，但这样的家境和学历，既没有为他提供一个高敞的起点，也不可能在他面前铺展一条宽坦的艺术之路。他硬是靠自己的热爱、好学、执著、奋进和四十年孜孜的不懈追求，才赢得了时下陕西艺坛的一席之地。

五十年代的西安美协很重视群众美术骨干的培养，时常举办各种绘画训练班。当了工人的方胜就是从这样的培训班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历程。1958年夏秋的几个月，我高中毕业因病不能参加高考，百无聊赖中也报名参加了这样的班。美协主持其事的陈箴咏老师待人积极、热忱，对青年人辅导也竭诚、尽力，请来上课的老师都是一流的。我在素描班、漫画班里就曾聆听过蔡亮、梅一芹、西丁诸先生的课，至今印象深刻。

因为不同的班用的是同一个教室，那时我在教室墙上就看到过方胜和李世南等人的人物画习作。

方胜还在1960年进了由西安市总工会与美协合办的「职工艺术学院」美术系，虽是业余学习，但在美协专业画家的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1962年，方胜创作的第一幅工笔人物画《修理工在农村》参加陕西省美展后，被北京、西安三家报刊分别选登。文革前的1965年秋，在群众艺术馆举办的美展上，我看到过方胜的人物画，很大，内容是工人们在搞技术革新。我也有两幅山水小品展出，但那时我们仍不相识。

直到文革中期，大约是七十年代初，因为大家都经常在叶访樵、韩秋岩、刘自棣、陈泽秦等几位老先生家里走动，才逐渐熟识起来。我对方胜作品的最初印象是：‘字像张寒杉，画像叶访樵。’那时叶老还健在，方胜是叶访樵老人的大弟子，深受其师嘉勉，收存的叶老作品也多。我也知道，大约在1962年经大哥大嫂介绍，他曾正式拜著名国画家、书法家张寒杉（时任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兼西安美协副主席）为师，深得张寒老的砥砺教诲，直至文革初张寒老谢世。

而事实上，被画家邹宗绪、刘葆申称为书画界的「美男子」的方胜，确实长得伟岸挺拔，仪表堂堂，但性格却内向、细腻、谦和，从不失声于人，对他人的艺术的评价，也从不用过头的语言。因之，无论是在长一辈艺术家还是同辈的道友中，他以厚道随和见称。

对于青年时无缘进专门学校的方胜来说，人缘好、艺路广这一点相当重要，这为他广泛求教、转益多师的艺术之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三

文革后期，工人教师进驻学校。本来在工厂里就是书画骨干的方胜被厂里派到西安服装职业高中当美术教师。学校给了他一间备课兼宿舍的小屋，上课之外，他可以足不出户地沉迷在书、画、印之中，对此他满意极了，因为那是在工厂里梦想已久却未能实现的愿望。

那时我就去过他的这间「一统天下」的画室，到处是画册、碑帖，顺手一拿便是张寒杉、何海霞、叶访樵等名人名家为他所作的佳作，而他自己的书画习作和印拓，更是堆得层层叠叠，看都看不完。他执著奋进，经常寒暑假不休息，每天都搞到深夜一两点，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也使我感到惭愧，与他一比，我只能是一个懒人。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运动结束，其他的工人教师大都回厂了。而方胜却被学校留住，因为他的艺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已成为一个合格的受人欢迎的美术教师，于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经省市组织批准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调进了学校，一干就是十年。

四

1985年，经画家康师尧推荐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国画研究班进修了一年，从而得到张仃、叶浅予、白雪石、张世简诸先生的教诲和指点，这使方胜的艺术修养日渐深厚，艺术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我曾听他说过，他是那三个班年龄最大的学员（四十四岁），当时辅导他们的一位黄显隆教授与他年龄相仿，看了他的字画后就说：「像你这样的水平，就不必来进修了。」可方胜极其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依然如饥似渴地寝馈于斯，孜孜以求，不但向老师、名家学，也与来自各地、比他年轻的同学们相切磋。可以说，这一年的学习使方胜的艺术境界更上了「二楼」。而且，因为他给京津的许多艺术大家如赵朴初、董寿平、何海霞、启功、黄胄、孙其峰、钱绍武等都刻了印章，许多前来讲课的教授和许多同学都要请他刻印，而使他的印名大振，誉满京华，这也是他在「中工」

进修的意外收获。

三年后，当日本松本市的艺术家牛丸梓淡主持的『幽墨社』邀请方胜去日本讲学、举办展览时，不但陕西的书画名家宫葆诚、刘自牖、陈泽泰、卫俊秀、刘文西、邹宗绪、苗重安等为他作书、赠画，以壮行色，而且几位京津地区的前辈大家赵朴初、启功、董寿平、沈鹏、王学仲及日本的梅舒适也都鼎力相助，纷纷题词、题签，把他誉为『中国艺坛重镇』，促成了他在日本展出的成功。日本NHK电视台做了半小时新闻实况转播，七八家大的报刊也作了很好的评价和报导。

1983年秋，方胜从东瀛载誉归来，把在日本印制的《展品图录》送我，拜读之后，着实让我一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件大篆书作如对联『云连海气琴书润，风带潮声枕簟凉』，条幅『墨铸千秋谊，笔歌两地春』，小中堂『鹤寿』等已经构成了他自己的书法风貌，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尽管他是学习张寒杉先生的篆书入门的，但此时已开始脱出寒老的窠臼。三十年间，他在『甲骨』、『金文』、『石鼓文』、『峰山碑』、『张迁碑』等篆隶上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功。在广泛地继承之后，此时，已能够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了。

他的大篆饱含隶意，虽结体方整却因用笔多变，常常是中锋入，侧锋收，而且提按自如，使得线条的粗细、带燥方润恰到好处，并能在『端穆质朴，稳健遒劲』（部宗绪语）中透出几分妍美，因之意态浑厚而生动，很是耐看。这在以临碑为常，多数缺乏创意的篆书家中是极其难能的。

我当时脑海中就掠过一个念头：方胜真是不易，他终于『淘万难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了。

后来，他更加广收博采，又一度喜欢清人杨沂孙的小篆，参以己意而写出风格清新秀丽的另一种风貌来。

于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他的篆书写得更加成熟，艺术个性也更加显明了。我私下以为，在方胜的书、画、印三者之中，书第一。而诸种书体里，又是篆书的境界为高。

五

他在日本展出的那一批作品中的画作，虽然也有些不错，如得到王学仲先生称赞的那幅《松鼠》，颇有扬州八怪之一的『新罗山人』的疏秀等，但有个别作品并不理想。

作为多年老友，我是直面坦陈的：他有些画，临摹气息重了。山水临黄宾虹、何海霞的多；花鸟则有访樵老人的牡丹、春燕、秋岩老人菊花、枇杷、樱桃等。

方胜是一个虚心、大度的人，对朋友的直言，哪怕说得准不准，他也总是静听、思考、点头的居多。曾有人赞扬他，山水、花鸟、人物什么都能画，誉之以『兼善』。而我却对他说，『兼善』实际上是样样都停留在一般状态，一样也不能突出。还不如在某一门里，甚至在某一题材中多下点功夫。因为绘画的题材面相对窄一点，反而有利于提高和进入高一层境界。最近，中国三峡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书、画、印集，我拜读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照片，这个意见的基本立场还没有变。

但方胜近年的画，与去日本展出时的境况又今非昔比了。在山水画上，近十年来，他辗转南北，足迹遍涉西部边疆与岭南、海南等地，作了大量写生，仅华山就上过十次。特别是1988年去新疆、甘肃的敦煌、青海的几个月，对他的画影响颇大。他的山水作品已不仅仅是重在笔墨的安排了，而有了他对自然的思考与取舍，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因而也有了较浓的、真实的生活气息。看了他从新疆带回的写生作品，就能明显地感受到他自己从山川和生活中去摄取、提炼艺术的那个创作过程。这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画，已经不见临摹的痕迹了，尽管完成这个转变，方胜用了远比别人更长的时间。

但他如此执著地追求和善于追求的精神和辛勤，又让我受到震动，而且也让我感动。我想，在一个这样执著奋进，这样自强不息的艺术家面前，什么样的艺术殿堂他不能迈进呢？

方胜的花鸟作品题材很广，孔雀、仙鹤、松鼠等动物都画得相当生动。但我还是以为，以梅花为最佳。这除了他早年从寒杉老人处学到的结枝、点染的技巧愈来愈老辣之外，还与他长年习书，能以篆隶用笔来「写枝」，来「点」瓣有关。面对他的梅花近作，「画」的感觉淡了，而「写」的感觉却日渐浓烈。我认为，以书入画，以印入画，已俱金石气，这正是中国写意花鸟画求之难得的一种境界，不知方胜兄自己感觉如何。

方胜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式的人物，也不是那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角色，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虔诚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有能力、有实力让自己的艺术「与年俱增」的追求者。这从他的印章风貌的形式中也能略窥一斑。

六

1979年夏，终南印社成立之初，方胜是印社发起人之一，老少两代印人时常在一起切磋印艺，起初我对方胜印章留下一个「专学黄牧甫」的印象。老辈刻家对方胜印章的评语，表扬的是「布局严谨，刻得厚重」，批评的是「有点板，刻得笨」之类，我以为说的都有道理。

很多年前，几个朋友在一起阅读方胜与牛九梓淡在松本联展的作品集时，也曾无意间评论过两人的艺术风貌。多数认为方胜的书画「运笔稳健，浑厚道劲」（王学仲语），其功力

远在那位日本书画家之上，但人家那种「逸笔草草」的画和颇有生气的印，都透出一种灵气和才气，却为方胜所欠缺。

此种随口而出的评论未必准确，到位，但其含义所指，却大体不错。因为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艺术面貌都是本人气质、情性、审美情趣的一种外化。就是面对同一件传统经典，不同的人在接受学习时的所得，也是不同的。

方胜的印风，得到了古玺、秦汉印的「古朴浑穆」。因为这一点正与其情性的质朴、诚挚相一致。每个印人对印风的选择都为其本人的审美情趣所制约。方胜开始刻印时，就喜欢赵之谦、黄牧甫、王福庵诸家的印风，后来又主动向韩登安、黄永年两先生求教，得到他们的青睐也在情理之中。后来临摹过许多古玺印和秦汉印，以及出土文物上的古文字。

以他的性格和审美倾向，要他去刻出如齐白石印的那种大刀阔斧、淋漓酣畅，或者如当今流行印风的变形夸张、丑拙难分，大约都有悖于他对美的理解了，显然也无此必要。他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他自己所追求的印风中徜徉，继而向更深邃、更高雅的境地去开拓。故我以为，完全不必用什么「才气」、「灵气」之类的美学标准来评品方胜的篆刻艺术。

方胜在印章学习中不但刻苦而且精到。比如，他年时的几方代表作，一方刻了董必武整首的七绝「逆水行舟……」印，如放在韩登安先生的印谱中，会让人难以区分；而另一方为少默老人所刻的白文印「默翁书翰」，又让许多人疑为是黄永年先生所刻；学老师而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足见他的认真、严谨和付出的巨大劳动。

但是，刻工稳一路的印，在布局上容易趋向「板、匀」；在结字与用刀上若稍欠变化，更会让人觉得雷同与单调。因之较那种「横冲直撞」的大写意印和「有意变形」不计工拙的流行印，更难于取得效果。窃以为，只有如方胜这样脚踏实地

地地舍得投入，同时也能抵得住流行印风干扰的『印痴』，才适合去追求此种印风，也才有可能进入此种印风融典雅、含蓄、静谧于一体的艺术境界。他早年创作的一枚八公分见方『中日友好万古长青』的大印，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并被《中国书画》杂志选登。

当然，随着『读万卷书』的不断积淀，随着『行万里路』的不断延伸，方胜印章的艺术内涵可以更加深邃厚实，在布局 and 用刀上刻得更加随意、含蓄一点，更富于一点书卷气，则是完全可能的。

每次去方胜的工作室，总能看到他又积累了一大批新作。四十多年来，他刻的印已经逾万，仅日本同道请他刻印就近千方。而我这个与他同时起步的朋友，所刻印章只有近千方而已，不到他的十分之一。可见，成绩与成就只能属于勤奋者，这也正是方胜在印章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七

辛巳春夏，我和方胜相继迈进了花甲之年。他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协的会员、中国三峡画院副院长、终南印社副社长，其艺术成就已为社会肯定，也为同道和同龄人所钦羨，我从心里为这位数十年相知、相安的朋友感到高兴。为他的作品集谈点感受和作点评析也是我很愿意做的事。

但时下的艺术评论，特别是为熟人所写的文字，滥美之词泛滥，除了参展、获奖的纪录，作品入藏、收编的罗列与一大堆头衔之外，空空如也。我以此为类文章写它，读它都很无聊。

只有『入人』之论，才能让人读到时有『启人』之感。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时的旨归。但要做到『入人』与『启人』也并不容易。评论者本人是否具备此种眼力和能力，就很难

说。

综上所述，本人不自量力地直抒己见，不确与出格之处难免，内心甚觉惶恐。期望方胜兄与专家同好指正。

辛巳五月于悠然居之南窗下，匆匆

（作者原名任克强，系西北纺织学院书法教授、艺术评论家、书画篆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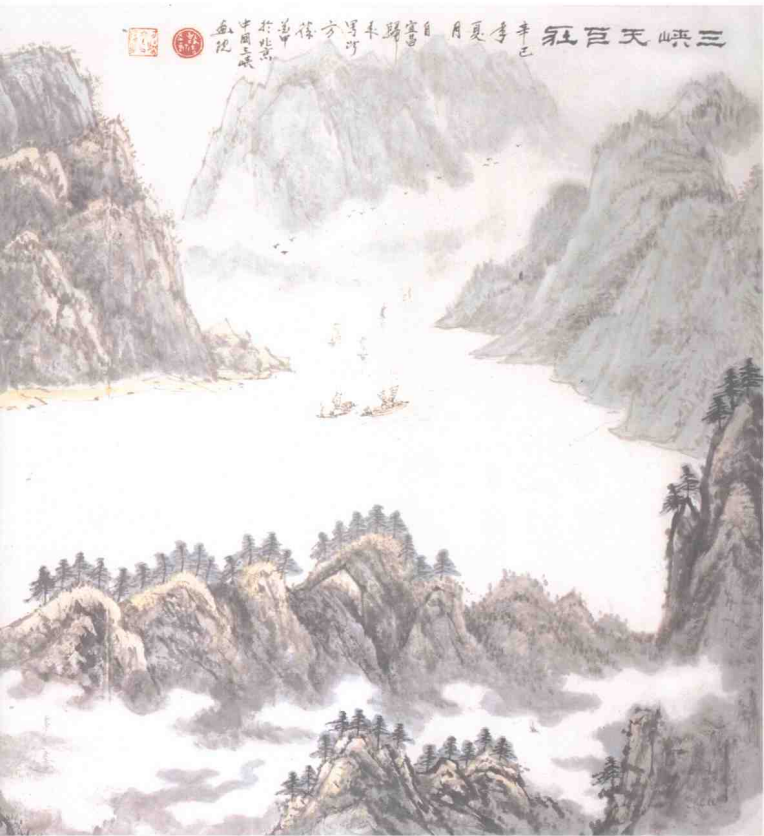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
方胜创作的
第一幅工笔
人物画《修
理工在农村》
入选陕西省
美展并被三
家报刊选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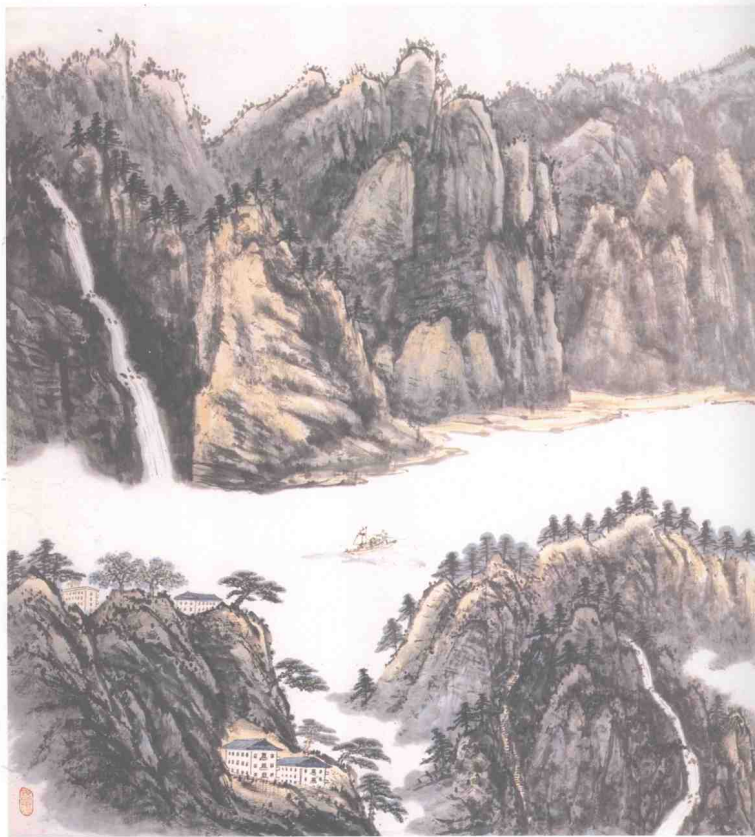


國

畫

三峡巨观 辛巳夏月 自富路来 写于 方 伟 于北京 中国三峡 画院





三峡天下壮 (172 × 91cm)